

世界文學名著

地 塔

梅特林克著
靜子譯

AGLAVAINÉ AND
SELYSETTE

By
M. MAETERLINCK

Translated by
TSING TZŪ

824

Bp 7

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

(一九五六)

世界文學名著
艾塔 一冊

Aglavaine and Selysette

每冊定價大洋肆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M. Maeterlinck

A. SUTRO

靜子

上海河南路

王雲五

上海河南路

商務印書館

上海及各埠
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印刷所

發行人

重譯者

英譯者

原著者

* 版 權 所 有 *
* 翻 印 必 究 *

(本書校對者丁心田)

劇中人物

麥蘭德 (Melander)

阿格娜文 (Aglavaine)

賽婭賽特 (Selysette)

梅婭格蘭 (Meligrane)——賽婭賽特的祖母

綺莎林 (Little Ysaline)——賽婭賽特的妹妹

第一幕

(宮裏的一間屋內。梅婭格蘭的祖母在屋子盡頭的一張高背椅上睡熟了。麥蘭德與

賽婭賽特同入。)

麥蘭德 我願意把柯格娜文寫來的信念給你聽：「不用出來接我，就在你們每天黃昏逗遛的屋裏等我罷——這樣，我就把我自己不當作客人來拜會你們。在我離開了那隻載我到你們這裏來的小船之後，於是我就給你們寫這封信。我們很平安舒暢地航過了海，但是在上岸以後，我才看見大街全被雨淋濕了；我想當我能夠看見古宮塔的時候，恐怕太陽早已下山了吧。這個塔是我們的賽婭賽特給她寡嫂預備下作住宿的地方。」……

賽婭賽特 (拍手) 哦！太陽快下山了……看呀——她定是快到了……我願意知道到

底……

麥 (作手勢止住她的談話，繼續讀信) 「我只看見過你一次，麥蘭德，並且正在我婚禮的亂紛紛的當中——我可憐的婚禮啊，唉，也沒有朋友來恭賀，我們也一個朋友沒有邀請，雖然，賓客也會打擾我們所尋求的快樂。我只見過你一次，並且我們分別已經有三年多了，可是我現在放心地到你這裏來，好像我們從小就認識，好像我們曾經睡在一個搖籃裏。」……

藍裏。

賽 (轉身四顧) 嘿，奶奶還睡着哩……炯格娜文來的時候，我們應該把他老人家叫醒

麼？

麥 是的，這是她老人家的意思……

賽 她的眼睛差不多都被白髮遮掩住了……她今晚有些不舒服……呀！我要吻她……

麥 小心，別太早就把她叫醒了……(他繼續着讀信) 「並且，我很清楚地知道，當我來

到你那裏的時候，你一定會像一個弟弟似的來迎接我……我們彼此談話是很少的，但

是你那幾句話，一直到如今我都覺得是和任何人的話都不同。」……

賽 別念得這麼快……

麥 (讀)「……以外，我是這樣熱忱地盼望擁抱賽婁賽特哩！……她一定溫柔，她一定美麗，因為她愛你而且得着你的愛。我覺得我將要比你所能愛的還更愛他，因為我知道怎樣給與人更多的愛；我曾經忍受過痛苦……但是現在我很快活，因為我已經忍受過去了；我將要能夠和你們分擔愁苦的命運所帶給我的一切。有時候我想，我個人過去所忍受的苦痛，足以抵補我們三個人的痛苦；所以命運之神可以不用再尋求我們的苦痛了。往後，我們也可以過一種很好的生活。我們將要尋求快樂，除此以外不要什麼。我們將要用美麗來充實我們自己，來圍繞我們的周遭，讓悲哀和不幸沒有侵入的餘地；並且，如果悲哀和不幸硬要闖進來，在牠們敢叩我們門之前，牠們必定也變得美麗了。」

(門啓，小崎莎林入。)

小崎莎林 小姐姐，我有鑰匙了，我有鑰匙了。

麥 甚麼鑰匙？

賽 開古塔的鑰匙。

麥 我以為掉了哩……

賽 我已經另外配了一把。

麥 我希望你連這把也掉了。

賽 (看鑰匙) 呀，好大呀……不像我掉的那把。

綺 小姐姐，他們試的時候，我正在那兒哩，他們開了三次門，又關上了……別的鑰匙都起了鏽，這把算最合適的了……可是最後一次的門很不容易闖上，因為風正從那邊吹哩。

……今晚的風真大。你能聽見海鷗繞着塔飛；鴿子也……牠們還沒睡咧……

賽 牠們是在找我；牠們很久不見我了——兩個多禮拜了……我明天一定去看看。

綺 帶我去麼？小姐姐？

賽 趕快乖乖地睡，我就帶你去；你的奶媽等着你哩……(綺莎林下) 她美麗麼？

麥 誰？

賽 啊格娜文。

麥 很美……

賽 她像誰呢？

麥 她不像那一個婦人……總之，她美得特別……更奇妙也更神聖一些；那種美不是永

遠不變的——差不多可以說是更複雜……是一種心魂可以貫穿過去的美……

賽 我知道我不美……

麥 她要在這裏，你就不會再這樣說了。

在她面前，一個人就不能說任何一句自己不相信的，或者是沒有用的話。同她接近的東

西，沒有一件不是真實的……

賽 同她接近的東西，沒有一件不是真實的……

麥 賽婁賽特？

賽 麥蘭德？

麥 我們差不多一塊住了四年了，沒有麼……

賽 暑期之末，就是四年了。

麥 你在我身邊差不多已經四年了，你常是美麗的，溫柔的，而且是這樣可愛，你唇邊嬌柔

的微笑，正表示了 you 內心深刻的快樂……告訴我，在這四年之中，你沒有流很多的眼淚

吧？頂多也不過流幾顆小淚珠，當你寵愛的小鳥飛去了的時候，或者當你奶奶罵了你的

時候，不然就是你愛惜的花憔悴了的時候。可是不久你的鳥飛回來了，或者奶奶饒恕了

你，於是你立刻快樂地笑着回到屋裏來，跳到我的膝上，好像剛從學校回家來的小女孩

一樣地吻我。我想我們可以很肯定地說是已經很快活了；可是呢，有的時候我仍然會懷

疑到，是否我們已經真實地生活着，彼此都十分地貼近……我不知道是我沒有耐心去

追隨你呢，還是你走得太快；但是常常我像剛才那樣和你說話的時候，你的回話却是

故意找些不相干的，我不懂的理由，好作你的護庇……我不知道你今天晚上說的話怎

麼這樣明白，這樣地露骨——難道說因為我更惦念婀娜文了麼？她的信，她來到的消

息，不是已經使我們的心靈更快慰麼？——我們好像是已經彼此愛到極點了。可是，如果她在這兒，我們彼此會更能相愛，我們的愛也會更不同，而且更深刻——你不久就會看得出來的……

賽 願意愛她就愛她，我走開就是……

麥 賽婭賽特……

賽 我知道我不能明白……

麥 賽婭賽特，你是明白的，並且我知道你是——雖然你假裝着不明白——所以我才向你說這些事……你的心靈是很深的，永遠也沒有顯示給我看，你簡直是以隱藏為樂事……不要哭，賽婭賽特，我並不是在責備你……

賽 我沒有哭，我為什麼要哭呢？

麥 可是我能看出來你嘴唇的顫動……

賽 我的心早就遠遠地跑了……她曾經憂慮過，是真的麼？

麥 是真的，她的憂慮是因為你的哥哥……

賽 或者她應該受的罷……

麥 我懷疑是否一個女人能夠永遠應該不快活……

賽 我的哥哥作了些甚麼事呢？

麥 她要求我不要告訴你……

賽 你們已經互通音信了麼？

麥 是的，有時這樣。

賽 怎麼你從來沒有和我說過呢？

麥 她的信來的時候，我也不止給你看過一次了，可是你好像不大願意讀哩……

賽 我不記得……

麥 可是我記得很清楚……

賽 你最后一次在那裏見她的呢？

麥 我沒有告訴你，我只見過她一次麼？那回是在你哥哥宮堡的花園裏……在許多大樹

蔭蔽的底下……

賽 在黃昏時候麼？

麥 不錯，在黃昏的時候。

賽 她說些什麼呢？

麥 我們彼此沒有怎樣交談，但是我們能夠覺察出來，我們倆人的生活，都有向一個目標

而去的傾向……

賽 你們接吻來着麼？

麥 什麼時候？

賽 那天黃昏……

麥 吻來着，當我離開的時候……

賽 啊！

麥 賽婭賽特，我想她在我們這兒住不了許久……

賽 不，不，我要她在這兒住……（外邊有人聲）她來了！（她跑到窗前）院裏已經有火把的光亮了。

（一時的靜默，大門開了，媧格娜文在門際出現。她一句話都沒有說地進來，站在賽婭賽特面前，定睛注視她。）

麥 你們不接吻麼？

媧格娜文 好，（她在賽婭賽特的唇上接了一個長時間的吻，於是走到麥蘭德面前同樣地吻他）你也一樣……

賽 我一定要把奶奶叫醒……

媧 （注視梅婭格蘭）她睡得多末熟啊……

麥 她老人家每天都要像這樣睡幾點鐘的……胳膊癱了……走近點；她今晚想見你哩！

婀 (拿起梅媯格蘭的手，彎起來放在自己的身上) 奶奶……
梅媯格蘭 (醒來) 賽媯賽特…… (她張開眼來) 啊！你是誰？

婀 媯格娜文。

梅 真把我嚇着了……

婀 許我吻你麼，奶奶？

梅 你叫我奶奶？我看不大清楚……你後面是誰？

賽 (走到前面來) 是我，奶奶。

梅 啊！是你呀，賽媯賽特，我看不見你……把燈拿近點，我的孩子……

賽 (把燈拿近，燈光恰射在媯格娜文身上)

梅 (注視媯格娜文) 啊！你長得很美……

婀 現在我可以吻你了麼，奶奶？

梅 不用；今晚不用吻我了……我今晚特別難過。只有賽媯賽特能够侍候我，讓我沒有一

點痛苦。

婀 這就是我要學的——能够侍候你讓你沒有一點痛苦……

梅 賽婬賽特在我入睡之前吻我罷；並且把燈拿走……我正做着一個奇怪的夢呢……

賽 (把燈拿回去) 你一定要原諒她；她是非常地不舒服……

婀 賽婬賽特有什麼要原諒的呢？你掉了東西了……掉在地板上的的是什麼東西呢？(她

拾起一個鑰匙) 啊！多奇怪的鑰匙……

賽 這是我古塔的鑰匙，你不知道牠所啓示的東西哩。

婀 這個鑰匙又重又奇怪……我也帶來了一把金鑰匙，你可以看看……鑰匙是所有東

西中最美麗的，當我們還不知道牠所啓示的東西的時候……

賽 你明天就知道了……你來的時候沒有注意到宮堡盡頭有一個古塔，塔台已經壞了

的？

婀 看見了，我彷彿看見一個東西破碎地掛在雲梢，星光在那牆際的縫隙裏閃着光。

賽 是的，就是牠，那就是我住的塔了——一個古老荒墟的燈塔……沒有一個人敢上去

……必須穿過一個很長的走廊才上得去，走廊的鑰匙我已經找到了。可是後來又丟失了……現在我另外配了一個，所以只有我一個人到那兒去。有時候我帶上綺莎林，麥蘭德只去過一次，他覺得頭暈。這塔很高哩——你待一會兒就看見了。海就在你眼底展開，除開宮堡這一邊而外，圍繞着這座塔，波濤洶湧地捲起來，很多的海鷗都住在塔壁的罅隙裏。牠們看見我的時候，叫得格外嘹亮。還有好幾百的鴿子，有些人要把牠們關開，牠們却不離開這個塔……牠們總是又飛回來……你疲倦麼？

婀 有一點，賽，賽，我走的路程很遠咧。

賽 那自然……我們明天再上去；況且，今晚的風很大哩……

(一時的靜默)

麥 很奇怪，婀，格娜文，我有很多的話要告訴你……可是剛才呢，誰都很靜默，並且我覺得我們好像等待什麼似的。

「我們是等待着「靜默」說話哩……」

「靜默告訴你什麼呢？」

「麥蘭德，假若我們還能夠說出靜默告訴我們的話，那恐怕就不是真正的靜默了罷。」

「……我們差不多已經交換了許多無意義的話了——一種無論誰都說得出的話——」

並且我們心裏不是覺得舒適麼？我們不是知道我們彼此已經交談了比說話更有價值

的東西麼？我們已經談了些生人見面時說的客氣膽小的話；可是誰能夠把我們三個人的

心旌都說出來呢？誰能夠說我們的靜默不能決定所有將來我們要作的事呢？……但

是沉默已經這樣預先告訴我了，我將要像愛一個小妹妹似地愛賽婭賽特了……靜默

從我全身的靈魂裏向我呼喊，當我頭一步踏進這間屋子裏來的時候；並且這是我唯一

聽清楚的聲音……（拉賽婭賽特到她的身邊）爲什麼，賽婭賽特，一個人一定要這樣

地愛你，並且當她吻你的時候，不由自己地淚珠便要滾出來了……（她在賽婭賽特的

唇上作一個長吻）麥蘭德，你也來……（她同樣地吻他）也許就是這一吻是我們都

等待着的，並且牠就是我們今晚靜默的表記……

（他們出去了）

第一場

（一個穿圍裙的農夫，兩手都拿著草帽進來。）

農夫 我這一個草帽，裏面裝著我的天，可是我覺得我的天不像是天。

（他高聲唱著，自語之聲，聽不見。）我一定已經先理解了，你們也明白一切，這是在你們這裏來的歌。

（他唱的歌，聽不見。）這是我自己的靈魂，這是我自己的靈魂，這是我自己的靈魂。

（他唱的歌，聽不見。）這是我自己的靈魂，這是我自己的靈魂，這是我自己的靈魂。

（他唱的歌，聽不見。）這是我自己的靈魂，這是我自己的靈魂，這是我自己的靈魂。

（他唱的歌，聽不見。）這是我自己的靈魂，這是我自己的靈魂，這是我自己的靈魂。

第一幕

第一場

(園中濃葉的矮林。婀格娜文與麥蘭德登場。)

麥——我們一同在這裏只住過五六天，可是我覺得我們差不多已經一同過活了一生。好像我在瞭解我自己之前，我一定已經先瞭解了你。好像我的一切，都是從你那裏得來的。我認識你的靈魂，比認識我自己的靈魂還要清楚。我們中間的距離，比我自己的一切和我中間的距離，還要親近……假若沒有你，我就不覺得我自己的存在。只有對你，我才能笑；只有對你，我才能愛……

婀——麥蘭德，我也是一樣……你隨便的一點動作，都使我感覺到我自己的存在。你的一笑，

一靜，一言，沒有說不引我到一個更新的美麗的境地裏去的……我覺得我依靠你吐露我自己美麗的花朵，你也依靠我才吐露你自己美麗的花朵，而且只有在我們彼此之間，才能永遠保持我們的生氣，在我們的話離開我們嘴唇之前，我們的靈魂早已經交談很久了。

麥 婀格娜文，我們心中只有一個相同的世界，上帝從我們一個世界裏，造出來兩個靈魂，

一定是錯誤了。在這幾年之中，我們彼此都很茫然，你一嚮都在什麼地方呢？

婀 那麼你呢，麥蘭德，在這幾年之中，當我在孤寂中靜候着的時候，你到那兒去了呢？

麥 我也是孤獨，也在等候，但是連希望都沒有了。

婀 我也孤獨，我也在等候，可是永遠沒有絕望……唉！有的時候我覺得希望是不會再實

現的了！

麥 婀格娜文，失望使得我恐怖……

婀 我們爲什麼應該恐怖呢？……我們彼此已經尋到了，還有什麼可怕的呢？

麥 但是就在這快樂的時候，恐怖不是也就來到我們眼前了麼……這不就是整個生涯的象徵麼？因為在我們還沒有一吻之前，或許已經造下仇敵了，再說吧，還有別的事情

哩……

婀 還有什麼？

麥 賽婁賽特……

婀 真的？

麥 你想到她了麼？

婀 想到過。

麥 想到了不使你難受麼？

婀 不會的，麥蘭德，這件事不再使我難過了……

麥 可是有許多痛苦爲賽婁賽特存儲着的哩……

婀 麥蘭德，我不能把你當弟弟愛麼？

麥 但是假若她落淚呢？

婀 叫她跟我們一塊兒來，不久她就不會再哭泣了……爲什麼她不應該同我們手拉手地向着愛進行，向着那不狹窄的愛進行。麥蘭德她比你所認識的她更爲美麗。我們向她伸出手來，她就會同我們一起，以後再也不會哭泣了……並且她將會爲她流過的淚珠，而爲我們祝福，因爲有的淚珠是比接吻還要甜蜜的……

麥 婀格娜文，你相信我能把你當姐姐愛麼？

婀 唉……

麥 婀格娜文，你相信你能把我當一個弟弟愛我麼？

婀 麥蘭德，你現在問我，我好像不知道我能不能那樣愛你了……

麥 我不相信你能像那樣地愛我。假若真是那樣，那我們將來，將要日夜地在痛苦中掙扎，在痛苦中長久地掙扎；我們最美好的一切，能够使我們達到絕頂的愛，達到美麗，達到最深的真理的一切，都將要因爲這無益的掙扎而毀滅……並且我們越這樣掙扎，我

愛，或者你對我的愛……

麥 婀格娜文，我也相信，世界上我找不出一件東西，能够……

婀 但是假若因為我，而使一個無辜的人痛苦，那我對於你，還是不是一樣的呢？

麥 假若她還要痛苦，那是因為她還沒有瞭解……

婀 但這不是理智的問題，淚珠不是因為不應該流，便會使人不痛苦一些的。

麥 婀格娜文，我們只有彼此分手，沒有別的了；但這是不可能……我們美麗的爱情，不能在她已經發生之後，却又把牠壓制下去（譯者按：原文此處應直譯為：這樣美麗的事體，不是產生了只爲的死去。）在我們自己彼此之間，還有我們的責任……

婀 我也這樣想；並且我相信總有比彼此分手更好的方法……假若現在是一定有痛苦的話，就讓我們來擔受這些痛苦罷……

麥 （把她抱在懷裏）婀格娜文，你太可敬了……

婀 （以臂環繞他的身體）麥蘭德，我愛你……

(他們彼此互吻。忽然從樹葉間送出痛苦的呼聲。賽婭賽特披頭散髮地飛跑到宮內去了。)

賽婭賽特……

是她。

麥 她聽見我們的話了……她跑到宮裏去了。

婀 (指着賽婭賽特，她已經走得很遠了) 看看她去……去……

(他追賽婭賽特去了。婀格娜文靠着一棵樹靜悄悄地哭。)

第二場

(園中的深處。婀格娜文用輕紗蒙裹着頭在長櫈上睡熟了。賽婭賽特登場。)

賽 「賽婭賽特，小賽婭賽特，我們決定不讓她哭……她可憐我，因為他不再愛我了

……我，我也不再愛他了……他們以為我會一聲不響；他們以為他們所不得不作的事，

也就是眼睛瞧在一邊地來吻我……『賽婬賽特，小賽婬賽特』……他們說得非常的溫柔；唉，簡直比平常還要溫柔……現在他吻我的時候，他不敢看我，即使他敢，他的眼光也好像是求恕的樣子……並且當他們互相擁抱的時候，我必須躲開藏起，好像我偷了什麼東西似的……他們今天晚上又出去了，我連他們的影子都看不見……『小賽婬賽特』不知道我們的祕密……我們向她說話的時候，我們總是帶着微笑……我們吻她的前額……還給她帶些花兒，果子……這位客人到讓『小賽婬賽特』在她的保護之下……並且當我們吻她的時候，我們嗚咽着說：『可憐的人啊！……沒有什麼事的……』她雖然不離開這裏……但是至少她一定什麼事都不管……但是只要她的頭一轉，我們彼此又牽着手了……是的，是的，等着時候到來罷……只要等，靜心地等……『小賽婬賽特』也有走運的時候……她現在還不十分知道怎樣作才好，可是等一等……我們看看罷……（看見婀娜格娜文睡在長櫬上）啊，他們在這兒了……他們互相擁抱地睡熟了……唉！這個！這個！我一定……綺莎林！奶奶……一定讓她們來看看，一定要她們

來看看這個……沒有人來！我永遠是孤獨的……我願意……（走近些）她也是一個人在這兒哩……那是月光，還是她的白紗呢？或者……她睡着了，怎麼辦？……唉呀，她還不知道……她睡在井邊上哩……猛然一翻身就會掉下去的……剛才下了雨……她用面紗蒙住頭，可是裸着胸膛……她溼透了……她一定很冷……她對於這方的天氣不大熟習……唉，在她睡眠中，她顫慄得多麼利害！我一定要用我的大衣替她蓋上……（她用大衣替婀格娜文蓋上，並且把婀格娜文的蒙面紗揭開）她睡得多麼熟啊！……看起來，她好像才哭過了似的……她好像不見得比我快活……她的臉多麼蒼白啊！我看她也哭了……她很美麗……雖然這般蒼白，可是更顯得美麗……她好像同月光混成一片了……我一定要輕輕地把她叫醒……不然她也許會嚇着落在井裏去的（輕輕彎下身子）婀格娜文……婀格娜文……

婀（醒來）啊……多麼亮喲！……

賽 小心……你在井邊上，不要轉身，不然你會暈眩的……

婀 我在什麼地方？

賽 你在宮井的邊上，你不知道麼……這些地方你不應該一個人來，在這些地方一定要

很小心……這裏很危險哩……

婀 我不知道……太黑了……我只看見黃楊木的短籬和一張長櫬……我太疲倦，太傷

心了……

賽 你冷麼？穿上外衣罷……

婀 這是誰的外衣？你的，賽煙賽特？是當我睡着的時候，你把牠搭在我身上的麼？你也一定

很冷……這兒來，讓這件大衣把你也圍上罷……你比我顫慄得還利害……（往四周

看了一眼）唉呀……月亮已經升起來了，我可以看得見井牆中水的閃光……（假若剛

才我轉動一下……是你……（她久久地注視着賽煙賽特，並且以臂圍繞着賽煙賽特

的身體）賽煙賽特……

賽 我們不要在這裏久待罷……

婀 我們不應該拒絕像這樣的時光……這樣的機會是很難再得的……賽婭賽特，我已經認識了你的靈魂，因為剛才你愛我，雖然那是違反你的心意的。

賽 婀格娜文，我們走罷……我討厭這個地方……

婀 賽婭賽特，我懇求你不要正當你心的深處，掙扎着要同我接近的時候，來想法子躲避我罷……你不以為我們會永遠更相諒解麼？難道我們就讓一些幼稚的話語——一些好像荆棘的話語——來偷襲我們彼此的心靈麼……賽婭賽特，走近來點，在這夜深的時候，走近來點，讓我的雙臂圍繞着你罷；你就找不出話說也不要緊……你內在說些什麼了，並且我聽見的同你所聽見的一樣地清楚……

賽 (淚珠奪眶而出) 婀格娜文……

婀 賽婭賽特，婀格娜文的眼淚也流了……她哭，因為她也不知道怎樣作好，怎樣說好……我們孤寂地在這裏，我可憐的賽婭賽特……我們兩個都孤零零地在這黑夜裏互相緊緊地相依……並且將要降臨的是快樂或是痛苦，也許就是這個時候在我們心中

決定罷……可是將來怎麼樣，誰也不敢說。我只有用我的淚珠來問將來。我從前以爲我們兩人中我是比較聰明，可是現在需要智慧的時候到了，我覺得我的需要你，比你的需要我，還更迫切。所以我要流淚，賽婭賽特，所以我要吻你；這樣，對於我們內心所決定的一切，我們互相更可以瞭解到可能的程度。今天早晨我使你很難受……

賽 不，不，你沒有使我難受……

婀 我今早晨使你非常地痛苦，我現在唯一的願望，是不要再使你傷心了。可是我們怎樣能使我们最愛的人不痛苦呢？……

賽 （哭泣）婀格娜文！

婀 怎麼，賽婭賽特？你戰慄了……

賽 這是我頭一次看見你熟睡……

婀 你以後可以常常看見我睡的，賽婭賽特。

賽 沒有一個人告訴過我什麼話……沒有一個人，沒有一個人……

婀 是的，是的，我可憐的賽婁賽特，他們一定告訴你一些他們告訴別人的話。可是你還沒
有學會聽話哩！

賽 事實上不是這樣……決不是，決不是……

婀 那是因為你沒有細心地去聽，賽婁賽特；你看，不僅只耳朵才能注意地聽；譬如我現在
給你說的話，除非只用心來聽，不能算真真聽見，並且你的心已經把說的話拋開，却
只接受了我愛你的這點意思……

賽 我也愛你……

婀 那麼，你已經注意地聽了我的話，並且我所不能說的一切，你都明瞭得十分透澈。這個
時候不僅只是我們的手連在一起了，我可憐的賽婁賽特……可是麥蘭德也愛你，你爲
什麼不聽你的話呢？……

賽 他不像你，婀格娜文……

婀 他比我還強；並且他給你說過也不止一次了——比我能說的更聰慧得多……

賽 不是，不是！你們不是一樣的……請你細心地聽，我也不能把我的意思解釋得非常清楚。同他在一起，我總是掩藏住我自己的感情……我總是逼回去我的淚珠……我不要他以為我明白他的話……我的愛太偉大了……

婀 接着說下去罷，賽婭賽特……

賽 太難了……你永遠不會明白，我也不知道怎樣告訴你好……

婀 雖然我不明白你的話，我會明白你淚珠所說的是什麼……

賽 婀格娜文，好，這麼說罷……我不要他為別的什麼來愛我……我要他因為那是我而

愛我……唉，要把我的意思說得十分正確，簡直是不可能！我不要他愛我，因為我和他的

意見一致，或者因為我會回答他……就好像我忌妒我自己似的，你能明白一點了麼？

格娜文？

婀 賽婭賽特，當我們看一個玻璃杯的時候，我們可以很快地就說裏面有沒有清潔的水

……你是害怕他看出來你是多麼地美麗……這種的恐怖是常到愛人的心裏的，他們

也不知道爲什麼要害怕……也許我們太憂心恐怕別人不誠懇……但是這種恐懼是應該取消的……因爲賽婭賽特，你看，爲藏看自己的感情不要別人知道，結果是自己連自己的感情都忘了……

賽 媧格娜文，我知道我不聰明……我願意雖然我不知道什麼沒有作過什麼，也沒有看過什麼，甚至於也不是什麼，而他還是愛我……我覺得我願意就在我不在的時候，他還是愛我……所以我就隱藏着，隱藏着……我要把一切的一切都隱藏起來……這不是他的過錯，媧格娜文……所以當他吻我的時候，他聳聳肩，或者搖搖頭，我就很快樂……比他傾心羨慕我的時候，還更快樂得多……但是我懷疑，我希望他這樣愛我也許是一種錯惡罷……

媧 賽婭賽特，誰能說我們應該怎樣愛呢？……有人這樣愛，有人那樣愛，愛也能使人這樣，使人那樣；可是都不錯，因爲那總是愛……在我們的心裏，好像有一個愛的鳥籠，但是我們要看作裏面是一隻鸞鳥或者是一隻奇怪的鷹隼……鳥籠固然是屬於我們，可是鷹

準是誰也不屬……世界上沒有東西比我們的愛更不隨我們的意思的了，我可憐的賽

婭賽特。我們只有忍耐地等，並且努力去瞭解……

賽 婀格娜文，你愛他麼？

婀 誰，賽婭賽特！

賽 麥蘭德……

婀 我怎麼能不愛他呢？

賽 可是你像我這樣地愛他麼？

婀 我想法子像愛你似的愛他，賽婭賽特。

賽 但是假若你愛他愛得太深呢？

婀 我不覺得一個人的愛會變得太深的。

賽 但是假若他愛你比愛我還愛得利害呢？

婀 他會同愛我一樣的愛你，因為那只是一個愛……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有麥蘭德那樣

像我的。他看見我愛你，他怎麼能不愛你呢？並且假若以前他不愛你，我又怎麼會愛你呢？假若他不愛你，他就不再像他自己，也就不再像我了……

賽 我沒有什麼東西值得他愛的，並且你知道的許多事體，我是永遠不會知道的……

婀 唉，相信我告訴你的話罷，我告訴你，所有我的智識同你認爲你的愚蠢，是一樣的，一點都不會更有價值……我將要告訴他，你比他所想像的賽婁賽特更爲美麗，情感也比他

所想像的更深更遠……

賽 你在這裏的時候，你能使他仍然愛我麼？

婀 賽婁賽特，假若因爲我在這裏，他就不再愛你了，那我寧願立刻就走……

賽 我不願意讓你走……

婀 可是我要走，因爲我不應該再愛他了……

賽 婀格娜文，這樣讓我很難過……啊，我現在才開始愛你了，愛你了……

婀 我愛你已經很久了……

賽 我却不是這樣；並且當我初見你的時候，我一點都不愛你，雖然後來我愛你……有的時候，我簡直要……唉！卑鄙的事，很卑鄙的事……但我不知道你是這樣的人。假若我是你的話，我一定會作出很卑鄙的事來……

婀 不，不，賽婭賽特……真真的你，不會是卑鄙的，不過是有些痛苦罷了，我大半還不知道

怎樣作才是好，怎樣作才是卑鄙罷？

賽 婀格娜文，我願意再吻你一次……真奇怪，在以前我就不能吻你……唉！以前我直害怕你的嘴唇……我不知道爲什麼……現在哩……他也常常吻你麼？

婀 他……

賽 是的……

婀 賽婭賽特，是的，他常常吻我，我也常常吻他……

賽 爲什麼……

婀 因爲有許多事情，只有有用接吻才可以表白得出的……也許是因爲只有接吻才能使

我們靈魂中最幽深的，最純潔的一切流露出來……

賽 我當面的時候，你也可以吻他，阿格娜文……

阿 假若你不願意我吻他，我就再不吻他了。

賽 （淚珠忽然奪眶而出）我不當面的時候，你也可以吻他……阿格娜文，我提醒了你。

我很高興（她靠在阿格娜文的肩上，低聲地哭泣。）

阿 賽婭賽特，我也高興我提醒了你……好，我們走罷……我們不要在我們靈魂得到最

大快樂的地方，久久地逗留罷……

（她們並肩互相繞臂地退場了）

第三場

（宮堡中的一間屋裏。梅婭格蘭祖母同賽婭賽特在屋盡頭的陰暗處。）

梅 你常常這樣，我可憐的賽婭賽特，你說你到底要作什麼……你搖着頭，可是就在現在，

你却正擦着你的眼淚……

賽 可是奶奶，我沒有告訴過你麼？只因爲我快活，我才流淚的。

梅 人快活的時候，不會像你那樣哭法……

賽 唉，他們一定像我這樣哭；不然我爲什麼要哭呢……

梅 聽我說，賽婁賽特……剛才我聽見你告訴我關於婀格娜文的一切了。我不能像她那樣會說。我是一個老婦人，也不知道什麼，不過我却也受過苦，並且世界上，你就是我所有的一切……這些事情也有許多真理，讓我來告訴你，不過或者沒有婀格娜文告訴你的那般美麗。不過真理不見得全是最美麗的，而古老的，簡單的，便都是錯誤……有一件事，情我很清楚，我可憐的賽婁賽特；就是當你每次微笑的時候，你的兩頰總是越來越蒼白，並且每當你以爲自己是孤獨的時候，你的淚珠立刻就滾下來了……

（婀格娜文從屋的背後走進來，沒有讓她們看見）

梅 ……你再告訴我，你以爲這一切的一切，會有怎樣的結果……我坐在我這個騎角上，

都只連心

幕 二 第

忍耐地想了又想了，我說話時仍然竭力使我的感情冷靜。雖然我看見你痛苦，並且看見你作的事是不應該受苦的，我心裏非常地難受。這樣的悲劇，我們人只有兩種方法來解決：就是或者這一個死了，或者那一個離開了……可是那個來到這裏比較晚的人，不是

應該離開麼？

賽 爲什麼是她應該離開呢？爲什麼不是命運把她送來得太早的人應該離開呢？

婀 （走到前面來）一個人不會來得太早的……是在恰巧一個人應該來的時候，他才會來的；所以我覺得我們祖母說的話是對的……

賽 假若祖母的話是對的，我們面前更有許多的不幸了……

婀 可是假若祖母的話是錯的，我們還是一樣地會有痛苦……再見罷……賽婭賽特時

候已經晚了；麥蘭德等着你哩……

賽 你不和我一同去擁抱他麼，婀格娜文？

婀 我再不吻他了，賽婭賽特……

賽 怎麼一回事，炯格娜文？你的眼睛在閃亮，你一定有什麼事瞞着我罷……

炯 賽婭賽特，我的眼睛閃亮，因為我心裏不再有什麼隱藏的東西了……不過我剛才覺得他對你的愛，比他自己所想像的，是多麼地更深更遠……

賽 他這樣說過麼？……再見罷……

炯 沒有，假若他這樣說過，我到不敢這樣肯定了。

賽 那麼你呢，炯格娜文，她不再愛你了麼？

炯 賽婭賽特，他愛我不如愛你之深……

賽 唉！我可憐的炯格娜文……可是決不會的……爲什麼他愛你比較不深呢？告訴我怎樣作好……我還和你們一同住下去麼……我願意告訴他……

炯 不要告訴他，不要告訴他……賽婭賽特，到他那兒去……我今天晚上最快活了。

（她們靜悄悄地接吻，並且各自從不同的門出去。）

第三幕

第一場

(園中，麥蘭德同賽婭賽特入場)

賽 饒恕我，麥蘭德——我知道你更喜歡孤獨。常常是我使你憂慮；可是我只在這裏留一會兒……我剛從炯格娜文屋裏來——她已經睡熟了；我吻她，她也沒有醒。可是星光却閃耀到她的牀上……我不要你在這裏久待，一會兒我們一同去把她叫醒，因為她在夢中還哭泣哩……我不敢一個人去把她叫醒——可是我有話要問你……已經這麼久了，我還不知道我對待你是對不對——或者好，還是壞……我不能問炯格娜文，假若我誤會的時候，還請求你的原諒。

麥 什麼？賽婭賽特——到我這兒來，坐在我旁邊。當你說話的時候，我願意撫摩你的頭髮；

而且我不看着你，你可以更大膽地說出來……我相信有許多事情使你心上很難過

……

賽 我心上並不難過，麥蘭德……可是在我身上……我不知道在那兒……也許在我的

靈魂上罷……有些事情把我克服了，並且使我明白——什麼呢……我也不知道是什

麼，我只覺得我現在比靈魂自由着的時候，還更快活……

麥 ……有的時候，當可憐的心差不多被制服了的時候，靈魂還依然快活……可是够了，

你先告訴我，今晚上什麼事情使你難過……

賽 婀格娜文要走了……

麥 誰？
賽 婀格娜文她這樣告你的麼？

對……

麥 什麼時候走……她為什麼走呢？

賽 她沒有說……可是她一定是走的，因為現在她覺得這樣作對，所以她便決定這樣作

……我現在就問了，是否我代她去好一些？……

麥 誰——你，賽婭賽特？——可是出了什麼事麼？

賽 什麼事也沒有出，我懇求你一句話都不要向炯格娜文說——我只會引起她流淚，雖然沒有流淚的原因……可是你看看，麥蘭德，當你同她在一塊兒，我一個人坐在奶奶旁邊的時候，我已經把那些事情想了又想了……並且當你們回來的時候，你們永遠表現着快樂，這般地親密，使人走近你們的時候，簡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我常常向我自己說，我不過是個可憐的小生物，永遠不能步你們的後塵；可是你們都待我這樣好，所以每當我相信自己是個可憐的小生物的時候，我却不相信了，而且因為我憂鬱的原故，你們時常邀我同你們走在一塊兒。就是當我在那兒的時候，你們都表現着快活，可是在你們的靈魂裏，却並不一樣地快樂，並且我在你們的當中，也好像一位客人冷得寒戰。但是這並不是你的過錯，也不是我的過錯。我很知道我是不明白這個原故，可是我也知道牠終久

必得讓人明白……

麥 我親愛的，親愛的好賽婭賽特……爲什麼你想你不能明白呢？難道說你以爲有些事

情我們明白而你不明白麼……只有靈魂才知道怎樣去顯現自己的美點，可是把美點

隱藏起來的靈魂也是一樣地好，不可以說是更好，因爲牠自知退讓……

賽 不對，不對，麥蘭德；雖然我費盡了力，可是結果却永遠相反，只要有時候我能作點使你

喜歡的事情，也只因爲是我努力地去模仿娜格爾文……

麥 賽婭賽特……

賽 唉，麥蘭德，我並不是說埋怨你……難道你以爲我說這些話是埋怨你的麼？我再也不

像以前的樣子了，我再也不埋怨任何一個人了。甚至就是我自己，也說不出爲什麼我會

變成這種的性情，假若有人剛剛告我，說愁苦是伴着快樂而來的，並且說我終有一天會

吻你所愛的婦人——假若有人這樣告訴我，我一定不相信；可是一切想像的都證實了，

我也沒有辦法……雖然你說你愛我，想着把我的悲哀趕掉，可是你永遠不會把你向

格娜文說的話向我說……

麥 或者我不能說一樣的話，賽婭賽特。我們真正想說的話是不能用語言表示出來的。也許當我們希望同我們的愛人很懇切地說話的時候，我們所回答的問題，只是耳朵所聽不見的。並且兩個人決不會問同樣的問題。所以雖然我們不知道是否我們的話一樣……但是你誠懇地問我的問題，同炯娜格文問我的是同樣的美善，我可憐的賽婭賽特……不過不是一個人說的就是了……所以不要因為這個傷心，賽婭賽特……來，把你的嘴唇給我……賽婭賽特，我今晚要在你靈魂上接吻……來，鐘已經打十二點了……讓我們去看炯格娜文還在夢中哭沒有呢……

(他們手臂環繞地出去了)

第二場

(宮中的一間屋裏，炯格娜文與麥蘭德入)

婀 你聽見那扇門開了麼？

麥 聽見了。

婀 他是賽婁賽特……她聽見我們來了願意讓我們在一塊兒……

麥 她告訴我說她今天早晨要到塔上去；他們都告訴她來了一隻青色的大鳥……

婀 我想她一定剛才在這間屋子裏；這間屋子好像等她回來似的……你留心看看這些

她留在窗下纖細的手工……還有粒珠，幾縷線，和幾股金銀的線……

麥 這兒還有她的指環，上面嵌着我們的名字……還有這紫羅蘭花——這兒又是她的

手巾……（他拿起這面手巾，但是當他一摸着的時候，禁不住顫慄起來了）唉……

婀 怎麼回事……

麥 （將手巾遞給她）你看這裏……

婀 唉……

麥 這塊手巾被他的眼淚透溼了，現在還有點溫暖哩……

婀 你看麥蘭德……她雖然不說，所有這些小物件，却都替她說話並且告訴我現在是時候了……（她接過手巾）給我，麥蘭德……這個小證據告訴我們賽婁賽特所瞞着我

們的一切，如果對於你都不了解，這人可真該死了……

麥 婀格娜文……（他想吻她）

婀 不要吻我……好好地愛她罷，麥蘭德……

麥 我不知道信誰的好，婀格娜文……也有時候好像我愛她差不多同愛你一樣，並且有

的時候，我愛她比愛你還利害，因為她常常離開我遠遠地，或者說我比較得不明瞭她

……可是當我再看見你的時候，她便消滅了，我再也不想她來……

婀 我知道你愛她，麥蘭德，所以我一定要走……

麥 婀格娜文，可是只爲有你，我才能愛她，你要遠去的話，我就不再愛她了……

婀 我知道你愛她，麥蘭德，並且我知道得這般清楚，以至於我忌妒你給她的愛也不止一

次了……唉！不要想我是完美無缺的……假若賽婁賽特不再像從前的樣子，我便也一

樣地變化了，因為我是在你們之間生活的。當我初來的時候，我比誰都聰明。我告訴我自已說，不能因為美會使人流淚，便要詆毀美，並且我相信，美德是必須有聰慧去指導的。可是現在我又相信，真正的美德是人為的，愚蠢的，並且不必須有聰慧的指導……我以前以為我是婦女中最完善的，可是我現在才知道頂懦弱的人也同我一樣的美善，而且她們不知道她們自己的美麗……當我注視賽婭賽特的時候，我便問我自己，是否她溫柔靈魂怯弱的努力，比我所能作的任何事更偉大，更純潔到一千倍。好像有什麼東西在我的心裏悄悄地说：「她是說不出的美麗。」她只消伸出兩手，就會滿載她心的寶藏回去，而她也顫慄地獻出她無價之寶，宛然像一個瞎的女孩，不知道她自己兩手已經充滿了

珍珠和金鋼鑽……

麥 柯格娜文，這倒是很奇怪……當你向我說到她的時候，我却崇拜你，並且只崇拜你，並且愈發愛你……你讚揚她，可是讚揚却落到你的身上，而且世界上沒有東西能使牠不落在你身上。我對她的愛永遠不及我對你的愛，就算上帝願意我愛她，也不行……

「婀，當我來的時候，我相信一切事都是可能的，而且沒有一個人用得着受苦……可是現在我看出來，生活却不依我們計劃作，雖然這些計劃非常的好……我又覺得，我如果依然纏綿在你身邊，使別人受苦，那麼我不再這樣對待你，你也不再這樣對待我，而我們的愛就會不再像我們現在的愛了……」

「麥，柯格娜文，這確是可能的……但是，就算你說的全對，我們不應該作正當的事麼？」

「婀，唉，麥蘭德，一個人正當不正當的關係到很小，我想與其使那些在不正當中生活的人流淚，還不如讓一個人的全生活錯誤罷……我也知道那些話是可以這樣說的，但是何

必說牠呢？我們確實知道那些話是不能改變真理的，而在我們很華美的言詞裏，也不會有什麼存在……這種輕藐美麗言詞的真理，才是我們必得聽從的，雖然所有我們說的，

所有我們做的，僅僅是一種指示我們生活的單純的事理；但是如果違反了這種的單純，也只有失敗……事情既然已經達到這種地步，為什麼使得你和我再相識呢？誰能夠知

道誰敢說命運和造物不是一件東西呢……」

麥 (抱她在懷裏) 我愛你，婀格娜文，我們的愛是所有愛中最高尚的……

婀 (用胳膊環繞他的脖子) 麥蘭德，我也愛你，並且我們的愛是永遠不死的。(靜默)

麥 你曾經想到過我們未來的生涯麼？想到過當我們遠遠地分離開，當我們偉大的愛留

給我們的一切，只是渺茫的記憶，這種記憶會像所有記憶一樣要消滅的麼？明年我將怎

樣地過着生活？遠方的你，又將怎樣地過着生活……當我們在空虛中伸出臂來等待擁

抱的時候，悲慘的歲月，將怒目地逼視着我們……我們說，即使我們分別後無論經過多

少年光，無論隔離了千山萬山，我們的愛，也是不會移動的，但是在我們悲慘的生涯裏，因

了久別，我們甜美的迴憶，是常常會消失的……

麥 麥蘭德，我知道……在這裏我們也許可以快活；分開了，無疑地只有痛苦等待着我們

……但是我們不是都覺得，我現在要去作的事是應該作的麼……並且假若你能够說

一句話，可以讓我留在這裏，你也不願意說……最痛苦的是那些人，他們愛，可是旁人並

不注意他們的愛；他們痛苦，但是別人却並不覺得他們的痛苦。這是沒有辦法的，我可憐

的麥蘭德不過我們兩個人也並不追求甚麼森林的聲音。

（他們出去了。）

第三場

（塔脚旁，婀格娜文與麥蘭德入）

婀：我剛剛還看見她哩。她在塔頂上，許多海鷗都圍繞着她叫。這兩三天以來，她差不多都是在那上頭過着日子。對於這件事我真是納悶。她好像不那麼難過，同時她的心却好像更煩亂，並且好像有什麼計劃已經在她小心裏打算下來了似的。

麥：她好像在嘲笑她以往的生活——以前的賽婭賽特……你沒有注意到她嘴裏永遠唱着歌嗎？……當她在我們前面走過的時候，好像有一種神祕的光照臨在她的身上……我看不如等她心旌更平靜些的時候，再告她關於你走的事，頂好還是等到她這種改變成爲常態的時候……

不。我今天就要告訴她……至於告訴她些甚麼，我也很週到的思索過了，並且最初我想最好還是不向她說實話，這樣她一定可以減少些苦痛……不要笑，麥蘭德，平常我作事絕不像普通的婦人，但是在這一點，你一定也會奇怪，我是和別的婦人一樣——就是在我心的深處，也具有她們微弱、痛苦的智慧——並且當愛情命令着智慧的時候，也會和其他婦女一樣，虛偽便很快地來到我面前……所以我已經決定告訴她我不愛你了，我也這樣地欺騙了我自己，我告訴她你對於我的愛也已經死去了，並且我也要告訴她所有的話，凡是能够使我從她眼前消滅的，這樣也可以減少她的苦痛。但是事實呢，當她純潔的大眼睛逼在我面前的時候，我覺得不能，因為這是不美善的……聽……我聽見她的聲音；她正下塔樓呢，一面唱着……麥蘭德，離開我們吧；我一定要單獨地和她說，因為她告訴我的話，她還不能告訴你；況且，只有兩個人在一塊的時候，真理才能從最美的天堂落下來……

（麥蘭德走，靜默一陣，接着可以聽見賽煙賽特的聲音，漸近。）

(賽煙賽時的音調)

當她的愛往前進展的時候

(我聽見門兒闔了)

當她的愛往前進展的時候

她微笑了……

當他歸來的時候

(我聽見電燈燃了)

當他歸來的時候

是另一個人在那裏了……

並且我能够看見死神

(我也聽得見她靈魂的呻吟)

並且我能够看見死神

還依然看守着她氣息的奄奄

(賽婁賽特入)

婀 唉，賽婁賽特今晨你的雙眸是如何地明亮啊！……

賽 這是因為我已經得了一件很美麗的思想……

婀 告訴我：我們不要把美麗的思想隱瞞着，因為整個世界將要因為有了牠而更快活一些……

賽 可是不能告訴你……小賽婁賽特也有她自己的秘密，並且是一個永久的秘密……

可是假若你作了賽婁賽特的話，你願意怎樣做呢？——假若有一天會有一個別的婀格

娜文，甚至比你還美，把她的雙臂挽着麥蘭德的時候，你願意怎樣做呢？

婀 我想我應該努力地尋求快樂——我要覺得這屋子更爲光明，並且我將要努力地像

你愛我一樣地去愛她，賽婭賽特……

賽 你不會忌妒麼？

婀 賽婭賽特，我不能告訴你……在我心坎的深處，或許……只是暫時……但是我要承

認那是不值當的，而且我要努力去快活……

賽 我正是要去快活呢，婀格娜文……

婀 你不會再有一秒鐘不快活了……

賽 如果我能確定我這種主意是好的，那麼我就非常快活。

婀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有些事情隱瞞着我了，賽婭賽特……

賽 是的，但是我只隱瞞到這件事成爲很完美的時候……

婀 什麼時候牠會很完美呢？

賽 當我知道……當我知道……小賽婭賽特也能很完美……你會看見……你會看見

……噢，你們會更愛我，你們倆都會……

坳 我們能够比現在還更愛你，賽婁賽特……

賽 我很願意知道你如果是我，將要怎樣做……

坳 那麼告訴我罷，賽婁賽特……

賽 假若我真真告訴你，事情就不再是這般了，並且你也不能告訴我真話……

坳 我沒有真實地和你說……

賽 是的，我都知道；但是在這裏你不能够……

坳 賽婁賽特，你今天真奇怪；細心地想想，也許你是錯誤了……

賽 不；不讓我吻你，阿格娜文……每個吻都會在我耳旁悄悄地告我，說我沒有錯誤……

坳 我的小賽婁賽特，你的眼睛閃耀得有點奇怪……好像你的靈魂在你內心裏正跳躍

……

賽 今天你的眼睛也更閃耀呢，雖然你很想把牠們隱蔽起來……

坳 我也有話和你說，賽婁賽特……

賽 噢，是什麼話，柯格娜文……你好像和我一樣地怕……難道是同一回事麼……

柯 什麼事，賽婭賽特……

賽 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……我只不過……告訴我要說的，快……

柯 我恐怕使你難過，賽婭賽特，雖然牠應該給你快樂……

賽 我再不流淚了，柯格娜文……

柯 （捉着她的臂）這是什麼意思，賽婭賽特？你說得這樣奇怪……

賽 不，我不再哭了，就是這個，不應該嗎……

柯 讓我看你的眼睛……

賽 看看……告訴我，你看見了些什麼……

柯 我們所要說的話，靈魂自己在眼睛裏表現出來了，但當我們注視的時候，牠好像消滅

了……並且當我站在這裏，看見你清澈的眼淚，我害怕我不敢提到我自己的時候，你的

眼睛好像問我，向我低聲的說：「你要說的是什麼？」却並不是回答我摸不着的問題

……（靜默）

賽 桐格娜文……

桐 賽婁賽特……

賽 你剛才要告訴我的是什麼呢？……

桐 到我這兒來，小賽婁賽特！唉！只消再待一會兒。我曾經奪去了你在這世上所有的一切

賽 你難過麼，桐格娜文？……

桐 讓我們坐在這塔的門坎上，讓我們的唇也貼得緊緊地，像那晚我們第一次談話似的

……你還記得井旁的那一晚上麼？一個多月了，我的賽婁賽特；許多的事情已經消逝了；

許多事情却在我們生活中發現了，我們的靈魂也好像添了一些光明……像這樣的時

光對於我們是不可多得的，因為我明天就要離開你們，並且這最末一次我們所做的一

切對於我們彼此悽慘的心田，似乎是這樣地嚴肅，這樣地鄭重……

賽 你的意思是說明天便走麼？

婀 賽哩賽特，是的，就是明天；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。起初我想最好是不告訴你，因為那樣，悲慘便不會立刻落在你身上……但是當我一想到你，我立刻想到那是不行的……所以我才來告訴你，使你能够快活，並且我很純實地告訴你，我的離開是使我自己痛苦的，並且你也是分擔了一部份的犧牲；因為我們三個人都正在作着這個犧牲，並且是爲了某樣事情做着，雖然說不出名字來，却遠過於我們……

賽 明天不要走吧！婀格娜文……

婀 爲什麼明天不要走呢，橫豎我必定是走的？

賽 請你暫且不要走吧，等到我把要告訴你的話告訴了你的時候……

婀 你即刻就告訴我麼？……

賽 是的，因爲現在我已經決定……麥蘭德也知道你方才告訴我的話麼？

婀 是的，

賽 我不再悲傷了，婀格娜文……

婀 假如我是不告你就走了，賽婭賽特，你會怎樣作呢？

賽 我一定追着你去把你找回來，婀格娜文……

婀 如果你找不到我呢？

賽 我要用我一生的光陰去尋找你……

婀 我害怕在我走之前你便走了，賽婭賽特——我疑惑是否這就是你剛才所說到的主

意……

賽 不，因為那樣是有痛苦的，我的主意是充滿了快樂的……我曾經想到，一句話不說就

走，但是現在……

婀 現在你不願意走了？

賽 不，我的婀格娜文，我不再離開這宮堡了……

婀 你誠心誠意地告我，你當真不走了麼？

賽 我是誠懇地告訴你，並且是以我永久的快活這樣和你說，炯格娜文……

炯 如果我早先不來，也許會好些……

賽 那樣，我就永不快活，永不苦痛，因為我什麼都不知道……

炯 也許去擾醒一個熟睡的人是不大好的，特別是當他們很天真，很甜蜜的睡着的時候……

賽 炯格娜文，那一定是不好的，因為他們不再希望熟睡了……我想到那個時候當我眼

睛是閉着的時候，我簡直羞得藏起來……當我時常吻麥蘭德的時候，我只是一個盲目

的女孩，不知道……但是這都是我的錯誤麼？……可是現在……今晚上當他睡覺的時

候，我看着他……於是……我可以告訴你麼，炯格娜文……

炯 擁抱她……賽 賽特，我可憐的小賽……

賽 於是我就吻了他，但是他並沒有醒……並且我從藍色的窗子裏望得見許多星星，我

覺得好像那些星宿都來到我這兒，在我的靈魂上製就了一個天……唉，我可憐的炯

格娜文……

娜文你會永遠不知道——因為你常常知道……但是能夠說「我愛你」能夠當着一個人的面，這樣對他的愛人說……我現在明白了，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是渴望着走開或者死去……我很快活，我願意死，這樣可以更快活……

婀 在很快活的一刻想到死是很危險的……我將要很坦白地告訴你，恐懼曾經一瞬間侵襲到我心上來，就是你起先說到的主意……

賽 是的……

婀 那末那個就是你的主意嗎？……

賽 用不着害怕，婀格娜文，像那種的觀念，只能來到一個很小的女孩身上……

婀 是的，這是一個盲目任甚不知的心理，好像死是她一種愛的證據……可是，反過來說，有愛的人才應該活着呢；並且愛情越深，越是希望活着……但是我們且不說牠，不過

我知道你對我們的愛是遠勝過這種的愛……並且只有願意使兩個人失望的這種人，才會想到非常可怕的殘忍的方法，去在他們面前純潔地死去……

賽 媞格娜文，你也要我坦白地告訴你麼……

媞 一切都告訴我罷，賽婁賽特，像我剛才所告你的一樣。想到我們之間沒有隱瞞的事，這是很甜美的，甚至就是一朵花我們也要丟棄，如果內中能够隱藏不是我倆共同的思想……

賽 我曾經想到牠……

媞 想到死……

賽 是的，很久很久了……但是我立刻告我自己你方才告訴我的話……於是我才得到許多別的思想……

媞 那麼死就是你的思想麼？

賽 噢，完全不是的，並且我所想的是偏於活着的一方面……但是還沒有到告訴你的時候……你將來會知道……我吻你，媞格娜文……我覺得什麼我都不知道……好像我的靈魂——是你說的麼……好像我的靈魂在我心裏跳躍……我現在已經完全知道，

如果你是我，你便要怎樣作……

（她們臂互相挽着出去了）

（她完全不見面，並且她的臉面甚顯到那書箱一面面……）

（她忽然隨聲而轉，忽然……）

（她忽然……）

（她忽然……）

（她忽然……）

（她忽然……）

（她忽然……）

（她忽然……）

（她忽然……）

不避之第四幕：——

正六天以前，賽特與賽特在塔頂上相遇，彼此相識，彼此相識，彼此相識……

賽特與賽特在塔頂上相遇，彼此相識，彼此相識，彼此相識……

第一場

（俯視大海的一座高塔，阿格娜文與賽特相遇，她們彼此相遇）

阿格娜文：賽特，太陽從海裏升上來了；恬靜的海波非常的欣悅，黎明的香氣和黎明的幽靜

使人覺得好像自己是孤單地活在世上，而且好像每個人所吐露的一個字，都帶些黎明

的滋味；不是這樣的麼？今天天氣恐怕是非常的好，這就是我別去的日子？

賽特：不，你不應該走……

阿格娜文：我現在來會你是因為我剛從我屋裏的窗戶望見你，我嚇着了，賽特……你在塔

頂上，你斜靠着，差不多整個身子都倚靠在那傾圮的牆上。我一想到假若石頭偶然塌落

了的時候，我變得蒼白了，蒼白了——我心裏立刻冷戰起來，我似乎從來不曾這樣冷戰過……我覺得我的生命在唇上戰慄……我開開窗戶，我喊着警告你，你却不明瞭我的意思……命運是無常的——你不應該這樣去冒險。你究竟在那兒作什麼呢？這是我第三次看見你在塔上了……好像你用手推石頭，你究竟幹甚麼呢？賽婁賽特！好像你正在找甚麼東西……

賽 是的，我是正在找甚麼東西……他們沒有告訴你麼？可是最要緊的，你不要害怕，沒什麼原故……我的古塔比他們所想像的更堅實；牠會比我們活得更長久，爲什麼說牠不堅實呢……牠從來不曾損害過人，石頭也是非常地堅固，我知道得很清楚……可是你沒有注意到麼？現在有一件事體，就在你自己的身旁發生的，可是你一點都不知道……五六天以前罷，有一隻很奇怪的鳥飛到我們這兒來，圍繞着我的塔飛，並且好像永遠不疲乏的樣子……牠的翅膀是綠的——一種奇怪的蒼白的綠色，不可思議的奇怪和蒼白。並且還有一種不可思議的事情，一天一天地發展起來了……誰也不知道牠從那



裏飛來的……我想牠一定已經在牆縫裏做下了窩；就是在那兒，你看見我傍着身子的

……

婀 那就是塔的鑰匙麼？你玩弄着的大金鑰匙？……並且自然該叫別人一試，誰需要這

賽 是的，你還記得你來的那天我把牠掉在地上？……（我懷裏有小鑰匙，想請人）

婀 你願意給我麼？

賽 給你？……爲什麼？……

婀 我願意在我走之前把牠保存着……

賽 可是爲什麼呢，婀？

婀 我也不知道……在我遠去之前，你不要再到這塔上來，賽婭賽特，讓綠翅的鳥獨自在

塔上罷……昨夜我作了一個夢，我就夢見這隻綠鳥……

賽 鑰匙在這兒，婀格娜文……我不怕把牠給你……很重哩……

婀 是的，很重。

賽 吻我，賽婬賽特……我曾經讓你快樂麼？

婀 你從沒有使人不快樂過……你眼睛裏充滿眼淚了……

賽 當我吻你的時候，我正望着太陽……再吻我，我要到麥蘭德那裏去，他告我他要很早起來哩……再見，婀格娜文……

婀 （慢慢地說）再見，賽婬賽特……（賽出去，婀格娜文等她遠去之後，走到台的盡頭，她看了看金鑰匙，於是把牠扔在海裏，她便走了出去。）

第二場

（宮殿的一間屋裏，梅婬格蘭睡在屋的後方，賽婬賽特牽着小綺莎林而入）

賽 讓我們先吻奶奶罷，因為我們走了，誰還吻她呢？並且自然她和別人一樣地需要我的

吻……可是不要給她說什麼……婀格娜文把我的鑰匙拿走了，因為她怕，不過另外一

個鑰匙我又找到了——就是我們以為丟失的那個。這樣我們就可以不讓一個人知

道，而且可以捉住那隻綠鳥……

嬌：你願意當時就把那隻綠鳥給我麼？

賽：假若你一句話不說，我就願意給你……可是小心，我要叫醒奶奶……我臉上沒有甚

麼不快活麼？

嬌：小姐姐，我能找幾句話使你快活麼？

賽：你以定要給我講真話……奶奶一定會以爲我不快活。你看，往往人很快樂，別人却誤

會她哭了……你看不出我哭過罷？

嬌：小姐姐，讓我細細地看看你……

賽：你看見什麼嗎？……

嬌：小姐姐，你還要走近些……

賽：我願意把你抱起來吻你，你什麼都看不出來麼？……

嬌：你哭的時候，老不能十分看出來，小姐姐，你哭得那末輕……

賽 可是我一點都沒有哭……記住，假若今天你一個人的時候，他們如果問你：「她說了什麼？她作了什麼？她蒼白麼？她發愁麼？」你假如看見他們嚇着了，或者臉色十分難看，你可不要一下都告訴他們……可是你一定要告訴他們我很快活，實在誰都可以看出來。我一天不做別的事，只是笑；我整天總笑；我們一定要說實話。好，現在小心點，我可要去見奶奶了……唉！她顯得多麼孤單！她在梅婭格蘭的唇上接了一個很長的吻！奶奶……（梅婭格蘭沒有醒）是我，奶奶……奶奶睡得多麼熟……奶奶，我來向你告別的……（醒來）啊！是你呀，賽婭賽特……

賽 是的，奶奶，嬌莎林和我都吻過您，因為我們今天要出去散散步……

梅 到那裏去呢？

賽 我還不知道哩，可是我們的意思是要比平常走得遠一些……我們在黃昏前不會回來的。你要什麼東西麼，奶奶？阿格娜文會來代替我照管你，要我在走以前給您鋪牀麼？只有我才知道怎樣使你不受一些痛苦地把您扶起來。可是阿格娜文不久也就可以學會

的。她非常的好，只要您要她怎樣做，她立刻就知道怎樣做的……要我叫她麼……

梅 不要，不要，我睡着等你回來……

賽 再見了，奶奶，再見了……

梅 再見，賽婬賽特；不要等天黑才回來罷……

（賽婬賽特拉着小綺莎林的手趕快走了）

第三場

（宮中的圍廊，麥蘭德遇見賽婬賽特，她牽着小綺莎林的手）

麥 這未忙到那裏去……

賽 不到那裏去，麥蘭德……我們找躲太陽的地方……

麥 真的，今天好像石頭都在牆裏溶解似的……海也要變成一個火湖，森林裏永久涼爽的空氣，也不過好像墳堆裏的熱氣……太陽也好像一個怒吼的獅子，要把天吞了似的

……吻我罷，因為假若現在還留下點黎明香氣，那一定是只有在你的唇上才能尋到，

賽 不，我沒有時候了……他們還等着我哩，你今晚再吻我罷……

麥 怎麼回事。賽婁賽特？

賽 唉，這不過是一件小事，並且一會兒就過去了……

麥 你說的什麼？

賽 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……快吻我……（他狂烈地吻她）

麥 唉，我的嘴唇出血了……

賽 什麼？……

麥 一滴血，你的玲瓏巧小的牙齒，把我嘴唇傷了，賽婁賽特……

賽 唉，我有一點兒……有一點兒像狼似的……我傷了你麼，麥蘭德……

麥 沒有什麼……

賽 唉我有一點兒……有一點兒像狼似的……什麼時候了……

麥 將近十二點了……

賽 正午了？啊！我一定要趕快……他們在等着我哩，等着我哩……再見，麥蘭德。

麥 賽姆，賽特，你到那兒去？

賽 （唱着，攜着小琦莎林急急走去）

當她的愛往前進行的時候

（我聽見門兒闔上了）

當她的愛往前進行的時候

她笑了……

（麥蘭德站着，目送她去，於是也走出去）

第四場

（賽姆，賽特，琦莎林，麥蘭德）

(在塔頂，賽煙賽特與綺莎林入)

賽 我們現在來到這兒了，綺莎林，在塔樓裏了，並且現在我們知道我們要作的是什麼事

……啊，今天早晨，地上，海上，天空都非常光明，爲什麼今天比平常更美麗呢……

綺 綠鳥在那兒呢？

賽 牠就在這兒，不過現在我們還看不見牠，待一會兒，我們可以靠着牆，可是先讓我們往

四週圍望望。我們可以望見宮堡，望見庭院，望見樹林，望見花園。岸上的花完全開了……

今天早晨的草够有多末的綠……我看不見婀格娜文……看，麥蘭德在那兒……他在

等婀格娜文呢……彎彎身子，我們要藏起來，他一定不知道我們在這兒。他離井很近，就

是我叫醒婀格娜文的地方……

綺 看呀，小姐姐，看呀，到這兒來，我能看見園丁繞着屋子種花哩……

賽 你會看見他們長，你會看見他們開花，綺莎林，並且你將要替我摘下來幾朵……來，來，

這我忍受不了……讓我們往這兒看：這兒只有海，離我們很遠哩……（她們走到塔的

別一面)……海也多末美麗……今天無論在那一個角落都找不出痛苦……海是這般地綠，這般地深，這般美麗，把人的勇氣都失去了……並且很奇怪，無論什麼事情發生，海水總是一樣地微笑，一直笑到黃昏……你看海濱的小波……我不能，我告訴你，我不能……花同海都不讓我……白天我老是不能做。

| 嬌 | 啊，海鷗在這裏了，小姐姐，海鷗來了！好多呀……好多……一定有兩千……並且

| 賽 | 牠們都是一塊兒從海的遠處飛來的，牠們似乎是給我們帶來消息似的……

| 嬌 | 不，不，小姐姐，牠們帶來的是魚……並且牠們的小鳥兒也從牆洞裏迎着叫……牠們的嘴比牠們的身子還長……看呀，看呀，你沒有看見那隻啣着鱈魚的大海鷗麼……你

沒有看見麼？那兒，那兒……牠們已經把鱈魚吃完了……旁邊的海鷗都飛到那兒去了

……大海鷗一點沒吃……就在那兒你看見了麼……牠自己一點兒都沒有留……牠

是母親麼，小姐姐？

| 賽 | 我剛才同祖母說了些什麼？嬌莎林！

嬌 小姐姐，你爲什麼哭了……

賽 我不是哭，嬌莎林，我是在想，想想我在走以前吻了奶奶麼……

嬌 吻了，當你走的時候，你吻她了……

賽 我吻了她多少次呢？

嬌 只有一次，小姐姐，我們沒有多餘的時間……

賽 我怕我吻得不十分溫柔……

嬌 我們很忙的，小姐姐……

賽 不，不，那絕對不會的……她是非常的孤寂，嬌莎林，而且孤寂永遠侵佔了她的心，並且

假若在分離的時候不溫柔些，他們會以爲你不再愛他們了……可是他們所想的恰是

相反……恰恰當我們的愛最強烈的時候，我們才害怕我們太溫柔了……不過也許我

們錯了……無論他們的行爲怎樣，而且假設他們會活上一千年，他們始終記得住的，也

只有我們最末的一個字……當母親去世的時候我自己就知道……她臨終並沒有對

着我微笑，這個印象常常是出現在我腦裏，就是她並沒有笑……至於關於母親一生的事跡，我却一件都記不起來了……我一定要再去看看奶奶……至於別人，爲他們起見，他們一定不知道……可是她太孤寂了……不過我不是爲她的原故，才到塔上來，也不是爲她的原故，我才走下塔去……你一定要知道，那是不可能的……來，來，我們一定再去很溫柔地吻她……（她們走出去）

第五場

（宮中的一間屋裏，梅婭莎蘭快睡熟了，賽婭賽特與嬌莎林入）

賽（叫醒梅婭格蘭）奶奶……

梅 你這才回來了，賽婭賽特……我已經等你很久了……

賽 奶奶，恕我……我怕我向您告別的時候話沒有說得十分溫柔……

梅 啊，賽婭賽特，你很溫柔的和我告別的，很溫柔。怎麼了，你心裏有什麼事……

賽 奶奶，我心裏一點兒事都沒有。只是我覺得我一定要告訴你我是怎樣地愛你……

梅 賽婁賽特，我知道你愛我，你已經很多很多次地表示過你對我的愛了，我也從沒有疑

惑過……

賽 是的，奶奶，我知道你不疑惑……可是我自己到現在還不明白

梅 走近點兒，我的孩子——你知道我現在不能再擁抱愛我的人，我的老胳膊也不聽

我的使喚……雖然我不能用我的胳膊環抱着你的身子，你就用你的團抱我吧……你

今天有點奇怪，賽婁賽特，難道說你現在方才知道你愛我麼……

賽 啊，不是這樣，我早就知道我愛您，我早就知道，可是有時候一個人知道一件事情太久

了，反倒不覺得了……到了某一天，我們會覺得我們還不十分地溫柔，我們是應該更相

愛的，並且我們的愛，還沒有達到我們應該愛的程度。於是我們又及早地開始相愛。我沒

有父親又沒有母親，奶奶，如果不是有您，我早就不知道所謂母親是什麼意思了……而

且您永遠沒有捨棄過小賽婁賽特，我知道我憂愁的時候還有一個地方可以去，這是很

大的快樂……

梅 不，不，我的賽婭賽特，是你不捨棄我……

賽 不，不，奶奶……我知道得很清楚……您是爲我活着的……

梅 賽婭賽特，你今天下午嚴肅得很奇怪，你的舉動也沒有顯出憂愁……

賽 我向來就是快活的，奶奶，現在我又知道甚麼是快活的意思了……

梅 你不是說快活已經離開你了麼，賽婭賽特……

賽 我相信我現在已經尋到快活了……奶奶，告訴我，您一向都快樂嗎……

梅 什麼時候，賽婭賽特？

賽 過去的時光，奶奶……

梅 你說的是什麼時候，我的孩子……

賽 當生活……的時候……

梅 憂慮也好像到我這兒來過，就和到世界上任何人的身上一樣，可是我一嚮都是很快

活的，因為你從來沒有離開過我……

賽 奶奶，你千萬不要讓我在您快活裏佔這樣大的部份……如果我走了，還有婀娜文

可以安慰您。

梅 賽婭賽特，我從來沒有讓她坐在我的膝蓋上，拍着她入睡……

賽 奶奶，可是你一定要愛她才對……

梅 因為你愛她，我也愛她，我的孩子……

賽 你最應該愛她的理由，因為她帶給我很大的快樂……她是非常地美麗——非常地

美麗，自從我深深知道她以來，我是充滿了熱淚地在她旁邊生活……

梅 你的手今天怎麼這樣的熱？賽婭賽特……

賽 因為我太快樂的原故……

梅 我的賽婭賽特，我愛你……

賽 我曾經有過使你難過的時候麼？奶奶……

梅 我的孩子，我記不清了……

賽 記得，記得，您一定記得……因為我們對於我們所愛的人是常常給他痛苦的……可是我請您告訴我，我那一次最使您難過……

梅 只有你哭的時候使我難過……但是這不是你的過錯……旁的我記不清了……

賽 我再不哭了……

梅 唉，賽婭賽特，快樂好像鐘擺似的，搖過來，又搖過去。可是我們最好忍住眼淚，能夠越長

久越好……

賽 奶奶，你說得是，常快樂再回到您這裏來的時候，奶奶。當快樂臨到他們也臨到您的時候，到了黃昏的時分，您就叫他們坐在您的旁邊，告訴他們一個可憐小女孩的故事……

梅 賽婭賽特，你說的是什麼？

賽 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，我正在想我幼年的時候……

梅 賽婭賽特，我也常想那些時候，我還沒有病，我還能抱你，追逐你……謝謝你，這樣，在我

的美麗消失了很久之後，我又做了一回母親，並且以後你就會知道，婦人永遠是不會厭倦慈愛的，就是當「死」熟睡在她的膝上，她們也會撫愛着牠的……可是，小賽婭賽特一切都漸漸地過去了，而最小的寶寶也長成大人了……

賽 奶奶，我知道，並且苦痛也走開了，不見了……可是美麗仍然存在，並且其餘的也都是

快樂……

梅 誰告訴你的，我的孩子？

賽 我和柯格娜文學來的……

梅 賽婭賽特，今天你的眼睛怎樣這般閃亮？

賽 （忍着嗚咽）奶奶，因為我愛這世界的一切……

梅 我的孩子，我相信你哭了……

賽 我沒哭，我沒哭，如果滴了幾滴淚，那也是快活的淚……人常常感謝痛苦……

梅 用你的雙臂圍抱着我，賽婭賽特，緊些，緊些……

嬌 小姐姐，讓我也吻……

賽 （輕輕把嬌莎林拉開）不，不，今天只要她一個人吻我……快輪到你了……不久我

就只吻你一個人了……再見，奶奶，再見了……

梅 賽婭賽特，待在這兒，我不願意你走……你不要走……（她掙扎着要起來，並且伸出

她的胳膊，但是無效）我不能離開你，我不能……你看我不能，賽婭賽特……

賽 我也不能離開你，奶奶……再見罷……今晚安靜地睡，並且——不要作夢……再見

了，再見了。（她拉着嬌莎林的手急走出）

梅 賽婭賽特……賽婭賽特……（當光線越變越暗的時候，可以聽得見她自己對自

己的輕柔的哭聲）

第六場

（賽婭賽特攜着小嬌莎林的手入，她看見炯格娜文來了，趕忙拉小嬌莎林躲在一個

大柱後)

婀 (走近) 是你，賽婁賽特，爲什麼藏起來呢？

賽 我也不很知道，婀格娜文……我想你大約喜歡孤單……

婀 到那兒去，賽婁賽特，並且小嬌莎林從眼角裏斜着看我，你們是有甚麼計劃……

賽 有一個約會，一定要去……

婀 嬌莎林，賽婁賽特拉你到那兒去？嬌莎林不答，你不告訴我麼？

賽 她同大人一樣知道保守秘密……

婀 賽婁賽特，也許是黃昏的光線，你顯得十分蒼白……

賽 我要吻你，婀格娜文……(她們互作一長吻)……

婀 哦，賽婁賽特，今晚你的唇又溫柔，又甜蜜……

賽 婀格娜文你的也一樣……我很快樂……你的唇上有力哩……

婀 從你發出來的光，好像是燈光似的……

賽 你沒有看見奶奶麼？

婀 沒有，要我到她那兒去麼……

賽 不，不用不着；她睡熟了……你剛才是在找麥蘭德麼？

婀 是的，你也是？

賽 當你看見他的時候，爲我吻他……我想當我不在那裏的時候，是你吻他，我就很快活

……我太愛你了，太愛你了……可是你看綺莎林多末性急，她用力牽着我的力……再

見了……我的婀格娜文……不久你就可以會見我了……

（她同綺莎林走，一面唱）

當他歸來的時候，

（我聽見電燈燃了）

當他歸來的時候，

是另一個人在那裏。

並且我能够看見……唉……唉……

(歌聲忽止，婀娜文走去)

第七場

(在塔頂，賽婁賽特與小嬌莎林入)

賽 我的小嬌莎林，現在時候到了，我不再回去了……我也不再溫柔地向他們微笑了

……塔裏是多麼冷……風從水面吹過來，看看那射在海面上的光……花看不見了

……人聲還隱約地聽得見，憂暗籠罩了一切……和早晨比起來多末不同……

嬌 鳥在那兒呢，小姐？

賽 我們一定要等到太陽沉下海底的時候，等到地平面上沒有光的時候，因為這隻鳥怕

光，牠從來也沒有見過太陽……

嬌 小姐，假若有星星呢？

賽 現在有星星麼……（注視天）現在還沒有星星呢，可是牠們都在等着，熱望着，窺透着天空，我們也一定要趕忙，假若星星出來，那就可怕了……

綺 小姐姐，我很冷……

賽 讓我們坐在這兒……替我們可以替我們擋一點風，我們要等到最末一線紅光從海面消失以後……太陽落得真慢喲……太陽落了……我就該尋找鳥了……讓我用圍巾把你圍上……我再不用牠了……

綺 小姐姐，你爲什麼拉得我這樣緊……

賽 因爲我太快樂了，綺莎林，我從來沒有這樣快樂過……可是好好地看我吧……我正笑着，我想我正在笑着……你爲什麼不對着我笑呢……

綺 小姐姐，你說得這末快……

賽 我說得快……我不能耽擱時間……

綺 還有呢，你把我所有的花都撕碎了……

賽 什麼花……哦，就是這些……我忘記那是你的了……

綺 我不願意你哭，小姐姐……

賽 可是我沒有哭，小綺莎林……這是一切最末的一件事，無論誰都一定要是相信我的……我笑得這樣利害以至於我好像是哭了……

綺 那末爲什麼你的眼睛像哭了似地呢？

賽 我怎麼知道我的眼睛要作什麼呢？……可是好好地記住，假若你告訴別人我好像憂愁似的，你將要受長時間長時間的懲罰……

綺 爲什麼呢？……

賽 你以後就知道了，而且你不用問我那末多，你不過是個小女孩，你還不能明白別人所明白的事情。我在你那個年紀也不明白，不，一直很大了，我還全不明白……我可以這樣作。我也可以那樣作……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却沒有多大關係……你看，我的小綺莎林，我不說了，雖然我喜歡告訴別人，可是只有「憂鬱」才是唯一知道的人……

| 綺 小姐姐，我差不多看不見太陽了……

| 賽 綺莎林，等着，再稍微等一等；因為當太陽一落，就有東西慢慢地走進了，並且來得離我越近，我看得越清楚……我不能再說我帶你到這兒來是不是聰明的事了，可是一定要有人同我一塊兒來，因為他們很想知道一切發生的事，並且他們只有不知道，才能繼續他們的快樂……我現在給你說的話你一個字也不懂，我的妹妹……是的，可是有一天你就會明白了，到那時候你就可以明白你現在眼見的事情……到那時候你將要苦痛，而且也不能忘去你現在所見的事情……不過當你是一個婦人的時候，你將會因此流很多的淚，並且或者甚至會使你的生活苦痛……所以我請求你今天饒恕我，雖然你不知道爲什麼……因為當你懂得的時候，痛苦就要來到你身上……

| 綺 小姐姐，烏羣飛回來了……

| 賽 綺莎林，他們明天會飛回來的……

| 綺 小姐姐，是的……

|賽 並且鳥兒明天早晨會唱歌的……

|嬌 小姐姐，是的……

|賽 並且明天早晨花也要開……

|嬌 是的，是的，小姐姐……

|賽 爲什麼兩個中比較小的一個應該……？

|嬌 現在那兒只有一條小紅線了，小姐姐……

|賽 你對了，現在是時候了，你催我的……；星宿也不大能看見了……；再見吧，嬌莎林，我非

常快樂……

|嬌 我也快活，快點，星星要出來了……

|賽 不要怕，嬌莎林；他們再不會看見我了，來坐在這個角兒上，讓我用圍巾給你圍上，因爲

海風是很冷的……；你真愛我麼？不，不要回答；我知道，我知道……；我要滾起這塊大石頭，那樣你就不至於走近我要變身的缺口了……；你如果再不能看見我，千萬不要害怕，

那不過是說我走到另外一個世界裏去了……不要等我你自己走下石級去……最要緊的，你不要想法子看我做的事，不要走近這堵牆……那樣你也看不見什麼，而且你要受懲罰的……我在下面等你，吻我，綺莎林，並且告訴奶奶說……

綺 小姐姐，我告訴她什麼呢……

賽 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……我想我方才忘記什麼了……（她走近面海那一堵傾圮的牆，靠在上面）哦，水看起來多末深多末可怕啊……

綺 小姐姐？

賽 在這兒，我看見綠鳥了……不要動……

綺 綠鳥在那兒……

賽 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我一定把身子再彎下去一點兒……綺莎林……綺莎林……石頭動搖了……我掉了……哦！（一面牆倒了，牆落下去的聲音可以聽見，還聽得一聲微弱的痛哭的聲音，於是一切又死般地沉寂。）

第五幕

第一場

(宮堡中的一段迴廊，婀格娜文與麥蘭德登場)

麥蘭德：她已經睡熟了；醫生也都剛走了，唉，無論我怎麼祈禱，我在醫生的話裏，尋不出來一個有希望的字……她睡在沙邱上，風吹着塔脚，好像更溫柔地去接受她似的。當你希望能夠在向村中去的道路上尋找她的時候，僕人們在沙邱上尋到她了。她可憐的，小的身體上，看不出來一些些的傷痕；可是從她的嘴唇流出很多的血來；當她睜開眼睛的時候，她向我微笑；但是一句話都沒有說……

婀：可是綺莎林呢？綺莎林怎麼說的呢？他們告訴我她同賽婁賽特在一起的……

「麥 我已經問了她了……人家在塔頂上找着她，她正在那裏又冷又怕地打着寒戰……她流着眼淚地說了一次又說一次，她說當賽婁賽特靠着牆去捉一個飛過的鳥的時候，牆就塌了……當我今天遇見賽婁賽特的時候，就在這個迴廊裏——並且就在我們現在站的這個地方，在許多柱子的中間——她好像不如平常那般憂慮……」她好像不如平常那般憂慮……我們不是都應該爲這句話而受譴責麼？……並且現在當我想到她對我們所說的一切，對我們所作的一切，我可怕的猜度就會破碎了我的靈魂！壓榨了我的生命……愛是同恨一樣地殘酷……我不再相信，我不再相信了……並且所有的痛苦，都變作了憎惡……咀咒那產生憂患的美麗……咀咒那太愛慕美麗的心靈……咀咒那聾而且瞎的命運……我還要咀咒那欺騙和誤人的言詞，我也要咀咒那疏忽大意的生活……

婀

麥蘭德……

「麥 你需要我的什麼呢？……」

婀 同我來……我一定要去看她，因為那是不可能的……我們一定要知道……她那樣作的時候，並沒有經過什麼審慎的考慮……她不能有什麼考慮，因為在那種情形之下

麥 在那種情形之下？

婀 我們一定要曉得……來……無論怎樣……在她想那樣作之前，她一定太苦痛了！

……我再也不能，永遠不能，永遠不能……

（她很快地把麥蘭德拉走了）

第二場

（賽婁賽特的寢室。）

（賽婁賽特睡在牀上，婀格娜文和麥蘭德上。）

賽 （稍微動了一動）是你麼，婀格娜文？是你麼，麥蘭德？——我這樣地思念你們兩個。你——

們現在來了，我很快活……

麥（當他投身牀上的時候，他的淚珠奪眶而出了。）賽婭賽特！……

賽 怎麼回事？……你們都哭了……

賽 賽婭賽特！賽婭賽特！……你作了些什麼事？……唉！我多麼罪過啊！……

賽 怎麼回事，阿格娜文？……你爲什麼這樣地痛苦……是我作了什麼事使你這樣傷心麼？

賽 不是，不是，我可憐的賽婭賽特，你沒有帶來痛苦……是我，是我帶來了死亡……是我，

是我沒有作我應該作的事……

賽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阿格娜文……出了什麼事，告訴我罷……

賽 賽婭賽特，當我給你說話的那一天，我想我應該知道，並且我也是真知道……有許多

天了，好像有些東西在我心裏不住大聲地喊叫，但是結果我尋找不出來我應該作的事體，我也不知道什麼是我應該作的事體——但是只需要最簡單的話語，世界上最簡單

的動物所能說的話語，就可以把一個渴慕着活着的生命拯救了……

賽 你知道的是什麼告訴我……

婀 賽婁賽特，當你那一天說你的意思的時候……還有今天早晨，今天下午，我應該緊緊抓住你，好像我們兩個是一粒擠扁了的葡萄似的……我應該把我的雙手伸到你的靈魂裏，把我覺得在那裏生活着的死神拉出來……我應該藉愛的力量來完成一些事體……但是我不知道我能夠作什麼，我就因循下去，並且對於一切都盲目了，雖然我已經看清楚了一切的一切……最僻野的鄉村裏最僻野的女孩子，也知道用一個吻就可以保存我們的生命……我不是說不出的卑鄙，便是說不出的愚蠢……也許這是頭一次，我好像小孩子似的，逃避了真理……我連我自己都不敢細細地觀察了……饒恕我罷，賽婁賽特，我再也不會得到快樂了。

賽 聽我說，婀格娜文，我很喜歡你已經立刻來到我這裏，因為我覺得不久我的神志就會昏迷了……好像有什麼東西在這裏壓着我的眼皮……不過無論以後我說的是什

廢話——我也不知道我會說什麼話——你是知道的，將死的人奇異的幻想……我已
經在死牀上睡過一次，並且現在死是輪到我了……好，所以無論以後我說的什麼話，都
不要管牠……可是現在我知道我說的是什麼，你們就只注意聽我現在說的話，只記憶
着我現在說的話，只是我現在說的話就夠了……你內心一定有點疑惑罷，柯格娜文？

……
柯 有什麼我要疑惑的呢，我的賽婁賽特？

賽 你是不是以為……

柯 是的……

賽 你是不是以為我並不是意外地落下去的？

柯 我知道你不是意外地，賽婁賽特……

賽 我們聽見說將死的人是不能說謊的，柯格娜文，所以我的意思是說要告訴你的真話

我知道，由於你已經帶給我們的愛，你願意堅持着……

賽 柯格娜文，那是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，我落下去了——麥蘭德，是你在哭麼？

婀 現在聽我說，賽婭賽特，你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們已經曉得了……並且現在我問你，並不是由於我的疑惑，而是爲的能夠使你，使你不再疑惑……賽婭賽特，你是很可敬的，我跪在你面前了……你剛才作的事，雖然是這樣地簡單，却是非常地可敬，由你的可敬的行爲，使得愛得以存在，雖然愛是盲目的……但是我現在請求你作一件更可敬的事，我要求你給我更智慧的愛情……我們生活的永遠的幸福，便緊鎖在我們兩唇之間……

賽 你說的是那一種幸福，柯格娜文？

婀 一種深刻而且痛苦的……

賽 但是我怎麼能夠給你呢？柯格娜文，我什麼東西都沒有了……

婀 你只要告訴我們，你願意死，因爲你以爲那樣可以使我們快樂……

賽 我很願意這樣地告訴你，柯格娜文，可是不可能，因爲那是虛偽……你難道相信一個

賽 人臨死還能虛偽麼……

婀 我懇求你，賽婭賽特，懇求你不要想到死……看，我吻你，我把我的生命貫注到你的血脈裏，並且把我生活的精力注入你的靈魂……假若死神真將要臨到，那我可以明白你告我的誑語……但是死神還隔離得很遠，而一切活躍的生命是渴求着真實的……

賽 賽婭賽特，承認了罷，不要搖頭，像我們這樣的談話，還會使我們誤解麼……

賽 可是你仍然錯誤了，婀格娜文……

婀 難道一定要我們遠別之後，才來各自地痛苦哭泣麼……

賽 你爲什麼不相信我的話是真實的呢？

婀 連一個孩子也不會相信——你的一言一動，都證明你的話是虛假的……

賽 你說是那些言語，那些動作……

婀 你爲什麼向我們的祖母告別呢？

賽 我離開這間屋子，是照例要向她老人家告別的……

婀 爲什麼……賽婭賽特，可是爲什麼一切的一切都表示你的話是虛假的呢……唉，像這樣不幸的問題，死神將要來臨，而且我們知道真理就在我們眼前，就躲藏在她的心裏……

賽 婀格娜文，你的懷疑讓我痛苦，並且我過去，我覺得我是很快樂的……我怎樣才能夠使你不再懷疑呢……

婀 賽婭賽特，告訴我們真話……

賽 可是你需要的真實是什麼呢？……

婀 是我，是我完全不自覺地逼迫你這樣……

賽 不是，不是，婀格娜文，我不被誰逼迫……

婀 只要一個字就可以把生活中的雲霧衝散，並且跪着我請求你說出這唯一可憐的字……

……你要願意，你就悄悄地向我說，並且向我作個眼勢，連麥蘭德也永遠不知道……

麥 婀格娜文的話是對的，賽婭賽特……我也這樣懇求……

賽 我倚靠着塔牆，我就落下去了……

婀 你常常問我，假若我是你，我願意怎樣作……

賽 我倚靠着塔牆，我就落下去了……

婀 你知不知道我爲什麼這樣問你麼……

賽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的婀格娜文，我看得出來那樣作是比較更可敬，但那不是真實……

婀 (嗚咽) 唉，上帝！在有純真的愛的人前面，我們是多麼地渺小啊！

賽 婀格娜文……

賽 賽婭賽特……怎麼樣了……你蒼白了……是痛得更利害了麼……

賽 不……是快樂讓我痛苦……唉！麥蘭德！你怎麼哭得那樣利害……

麥 賽婭賽特……

賽 不要這樣哭，我可憐的麥蘭德……現在我們真正是互相地愛……我們用不着流淚

……我不久就會死去，可是我死去的時候我嘴唇上一定留着愉快的笑容，你差不多不

會相信我已經死去，我好像那樣的愉快……呀？
活麼？
啊？

賽 我願意給你你給過我的幸福，
啊？

賽 我願意給你你給過我的幸福，
啊？

賽 我願意給你你給過我的幸福，
啊？

賽 我願意給你你給過我的幸福，
啊？

賽 我願意給你你給過我的幸福，
啊？

賽 我願意給你你給過我的幸福，
啊？

賽 我願意給你你給過我的幸福，
啊？

賽 我願意給你你給過我的幸福，
啊？

賽 我願意給你你給過我的幸福，
啊？

賽 我願意給你你給過我的幸福，
啊？

婀 你什麼都沒有說，什麼都沒有說……賽婭賽特，不要讓你自己難受罷……

賽 我警告你們……我也許一會兒會說些什麼話，但那都不是真的……請你饒恕我，因為我的靈魂已經太脆弱了……我說到奶奶了麼……

婀 說到了……

賽 是的，我要告訴你……你扶她老人家的時候，一定不要碰着她的兩臂……我願意教

給你，可是時間，時間不允許了。

唉！婀格娜文，扶她老人家的時候要小心一點……

婀 （吃驚）怎麼了，怎麼了，賽婭賽特……

賽 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，已經過去了……我覺得我剛才要說虛偽的話了……

婀 賽婭賽特，我不再要你說真話了……

賽 我要說虛偽的話的時候，請你用手蒙着我的嘴……我求你允許我，允許我……

婀 賽婭賽特，我答應你……

賽 (向麥蘭德說) 我要和婀格娜文說幾句話……(麥蘭德靜悄悄地走了) 他現在是痛苦的，是痛苦的……以後漸漸等他已經忘懷之後，請你告訴他……婀格娜文，用你的手蒙着我的嘴罷，忽然一陣疼痛來到我身上……

婀 告訴我，告訴我，賽婭賽特……

賽 我已經忘了我說的是什麼話……剛才要說的不是真話，是虛假的……把你的手也放在我的眼睛上罷……我的眼睛，是你把牠打開的，最好還是由你把牠們關上……這是真的，真的。

婀 賽婭賽特……

賽 (很微弱地說) 我是……我是倚靠着塔牆，我就落下去了……

(她死了。)

婀 (嗚咽着說) 麥蘭德……

麥 (伏在賽婭賽特的身上哭着) 賽婭賽特……

——幕落——全劇終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